

# 两种“圣经”传播方式的比较思考

## ——重读《资本论》的一点体会

王泓远

(江西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 江西 南昌 330013)

**摘 要:** 宗教的圣经和工人阶级的科学的“圣经”都传播极其广泛。本文以信仰的不同传播方式来比较两部“圣经”的起源、内容、目的的根本不同, 宗旨在于“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关键词:** 宗教; 圣经; 资本论; 工人阶级“圣经”

**中图分类号:** F093/09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2972 (2003) 02-0008-04

### 一、引言

在世界文化历史上, 曾因割据和封闭在西方形成了一种流俗的偏见, 即一切知识来自于希腊, 一切信仰来自于上帝。作为信仰上帝的犹太民族是做出过杰出贡献的, 他们先后写出了两部流芳百世、影响深远的“圣经”: 一部是宗教的“圣经”; 另一部则是科学的“圣经”——由犹太人卡尔·马克思 (1818-1883) 创作的《资本论》而被他的挚友恩格斯推崇为“工人阶级的圣经”。一般来说, 宗教通常应具备历史、仪式、组织和经典四大基本因素。然而贯串于这四大基本因素之中的精髓不是别的, 而是相信或信仰二字, 即相信宗教或信仰宗教。作为宗教“圣经”自诞生以来, 教皇、神父和学者曾不断地进行阐释、解说和考证, 留下了浩繁的各种历史文献, 其核心仍然是一个信不信和灵不灵的问题。当代西方, 有两位著名学者著书立说阐释“圣经”的宗旨就是这样: 一位美国著名学者亨德里克·房龙在《圣经的故事》开篇的第一章以《一部文学的遗产》<sup>[1]</sup>的文学视角描述了“圣经”, 塑造了约瑟、耶稣、大卫、所罗门等一批人物慈悲众生的高大形象; 另一位是英国著名学者戴维·罗尔在他的《时间的检验》<sup>[2]</sup>一书中则以历史的角度探索“圣经”起源, 试图证明传说中的诺亚方舟和伊甸园是历史上存在过的两件珍宝。不难看出, 两位学者的用心, 无非是一个想用文学感染人们去信仰“圣经”, 另一个想用考古学说服人们去相信“圣经”。人是需要有信仰的。科学信仰能使人目光远大, 心胸开阔, 步履坚定, 目标如一。笔者在这里试以信仰

的传播方式来比较两部“圣经”的异同, 宗旨在于如何“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sup>[3]</sup>

尽管当今学术界盛行于比较研究, 如历史比较、哲学、经济、政治、文学等比较研究作品层出不穷, 然而我却始终认为宗教《圣经》和科学《资本论》“圣经”在内容和目的上是根本上不可相比的。

### 二、两种不同“圣经”的历史起源

历史上的宗教“圣经”一词最早是由君士坦丁堡大主教约翰·克里索斯通在四世纪首创的, 指的是《旧约全书》和《新约全书》。其中《旧约》讲的是一个阿拉伯沙漠部落的故事, 描述亚伯拉罕、摩西等人领导犹太民族经历漫长的漂泊流浪生活之后, 终于在西亚的一小块土地上定居并创建了自己的国家; 《新约》则是围绕着一个中心人物——拿撒勒镇上的木匠即耶稣展开的。故事说犹太人约瑟的妻子玛利亚生了个儿子, 他们自己人管他叫耶和華, 他们邻居希腊人则称他为耶稣。房龙说“圣经”故事是这样编辑出来的: 从犹太人的每个小村庄、小神庙的一些传抄记载, 并由长老汇集整理后把它们写在兽皮、金属片或埃及草纸上。到了公元1世纪这些记载才转译成为希腊文后被译成各种文字传播。《旧约》就是这样传承的。《新约》因受罗马帝国当局的迫害也只能暗地传抄, 最后谁也弄不清楚哪些传抄的内容是真实可信的了。经数百年后, 教会为了正本清源召集了一批学者经过筛选编辑只保留了几部福音书和信徒们的几封信。直到基督死后七百余年后东西方教会才算达成了共识决定使用现在流行的“新约”。

收稿日期: 2002-12-29

作者简介: 王泓远 (1929-), 男, 黑龙江富锦市人, 江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

马克思的《资本论》写的可不是犹太人沙漠部落和一个木匠的故事，而是英国工人阶级的故事，是十五世纪以来的资产阶级尤其是十九世纪英国这个“世界工厂”中的资本和劳动、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在经济利益上的斗争故事。他毕生写的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解放和发展的革命故事。在全世界被压迫被剥削人民的解放运动中，马克思始终是同情、热爱和声援中国的。在马克思的心目中，中国人和犹太人是世界上两个伟大的优秀民族。当他知道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知道对中国发动鸦片战争时便奋笔疾书鞭笞侵略者。马克思可能同我们中国人的一种缘分，有一次他三个女儿给马克思出了20个自白式的题目让他表态，其中问到您喜爱的眼睛和头发的颜色时，马克思果断地回答说：黑色。他也憧憬着中国传统文化并在他的家里戏称女儿们为中国“皇帝”，大女儿燕妮为“中国皇帝奎奎”，小女儿爱琳娜为“中国王子古古”。<sup>[4]</sup>在《资本论》中他还多次讲到中国，讲到中国劳苦工人，还讲到清朝户部右侍郎王茂荫向天子奏折改革货币及其遭遇问题。

“工人阶级的圣经”成书是历尽千辛万苦，遭受了人间种种磨难的。马克思一生始终是在政治迫害、经济贫困、疾病缠身和工作繁重的条件下进行创作《资本论》的。马克思的刚毅、激进和坦诚性格和他不断地批判资产阶级社会的种种弊端，因而使他接连不断地遭到资产阶级及其反动政府的联合迫害和驱逐，使他不得不从德国到法国又到比利时，又辗转去法国和德国，最后被迫流亡到英国而定居于伦敦。他一生只有一种革命职业，从来没有稳固的经济收入，即便他一度给美国《每日先驱论坛报》打工每两周写一篇社论，但由于报社老板常常拖欠和无端克扣稿费结果所剩无几。一家人经常为房租、面包等生活资料商品犯愁，有时马克思为了躲避房东讨债不得不整天逗留在伦敦街头；当他经过15年潜心研究出来的第一部经济学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要寄到德国去出版时发现自己已是身无分文，不得不急忙地给恩格斯写信求援才得以寄出出版。

笔者去年在上海图书馆翻到一本书说，马克思在荷兰曾有一个姨父菲力蒲斯是个有名的银行家和电器制造厂老板。<sup>[5]</sup>马克思的女儿有一天在同他父亲的姨父的孩子闲聊时，小菲力蒲斯得意洋洋地卖弄说，你们家好谈论资本，而我们家却去赚资本。有一次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时感慨地说，世界上写货币的人恐怕只有我这个写货币的人没有货币，确实如此。马克思正是在缺少商品、货币和资本而专门去写商品、货币和资本的

人。贫病是交加的。马克思常常带病坚持写作《资本论》，有时捂着隐痛的肝区去写，有时揉揉视线模糊的眼睛去写，有时臀部生了一个大疖子就坚持站着去写。他经常从上午九点到下午五点坐在大英图书馆看书写作。由于他固定在一个坐位上两只脚经常地擦动地面致使图书馆的地上留下了两条坑印。同时他和他的一家还要经常地接待各国一些流亡者的生活，还要耐心地为国际工人运动做咨询活动。历史实践表明，马克思的一生首先是革命的一生，是公认的国际工人运动组织的精神领袖，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

马克思的“工人阶级的圣经”——《资本论》也不是从沙漠部落或小神庙中传抄拼凑出来的，而是马克思流亡到英国伦敦后发现，英国是考察资产阶级的典型国家，而伦敦则是他观察英国资本主义社会的方便地点。后来他就把这个“典型国家”和“方便地点”看作他认识、概括和表述资本主义英国的原型和平台。作为唯物史观的发现者和实践者，马克思写作《资本论》时目的明确，思路清晰，态度认真，精益求精。他博览了1500余种资产阶级学术著作，搜集了4000种报刊杂志，写出了各种手稿、摘录、提纲和摘记120多本。1867年出版的《资本论》一卷中就提到了资产阶级学者509位，他们的著作文稿497部，资产阶级政府各种调查报告51份，资产阶级报刊37种；名人名家的文学著作37部，其中莎士比亚的名剧就有6部。整个《资本论》（1—4卷）有4690多页，300余万字，是一部博大精深的马克思主义百科全书。马克思从1843—1883年逝世写了40年，恩格斯从1883年接手到1895年逝世续写了12年。《资本论》第4卷——剩余价值理论由考茨基接着整理并于1910年出版。一部科学著作总共耗费了60余年时间，这在学说史和出版史上是罕见的。

恩格斯是个快人快语的人，当过兵，他被马克思一家爱称为“将军”。他是非常关心马克思的健康和事业的，并催促他赶紧写完赶快出版《资本论》，但马克思却不急不燥，并始终抱着极端负责的精神和精益求精的态度去写作。在他看来，只要一息尚存就要精雕细刻他那部《资本论》，以利于给人类留下一部永恒的完整的艺术作品。所以，马克思生前一直在充实修润二、三卷《资本论》。他于1883年3月14日逝世后恩格斯便自然成为遗稿的执行人。恩格斯对马克思忠贞不二，他甚至不时地放弃自己的创作去整理《资本论》，并于1885年、1894年相继出版了亡友的《资本论》的第二、三两卷。对恩格斯和马克思俩人的这种友谊和合作，列宁曾

有过赞誉和评论。他说：“整理这两卷《资本论》，是一件很费力气的工作。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阿德勒说得很对：恩格斯出版了《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就是替他的天才的朋友建立了一座庄严宏伟的纪念碑，在这座纪念碑上他无意中把自己的名字不可磨灭地刻上去了。的确，这两卷《资本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的著作。”在人类创作出版史上曾不断地传出友谊和合作的佳话。据说天才音乐家莫扎特的《安魂曲》的后半部分的作者是苏斯马尔，名剧《亨利八世》是由文豪莎士比亚和弗莱茨尔共同执笔的，而法国文学泰斗大仲马的《三剑客》和《基督山伯爵》两部名著是由马盖执笔写出书稿后由大仲马修润定稿并冠名出版的。我国流行的文稿或著作署名的也有类似作法。

### 三、宗教“圣经”和科学“圣经”的不同传承方式

正如前面写到的，宗教“圣经”和科学“圣经”——在内容和目的上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但应该看到两种“圣经”在信仰的传播方式上却可以进行类比说明。作为宗教组织，从平民宗教到大卫将犹太教定为国教，到后来形成梵蒂冈宗教王国，其中教皇为上帝基督在人世间的代表，他是所有信徒的牧人和导师，具有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威，并实行一种严格的红衣主教、大主教、主教、修道院院长、神甫和修士等教阶制度。教皇还派大使常驻于各国，以维护其宗教的传播和信仰。而且“圣经”本身又是一部宗教“宪法”，有摩西十戒即法律，前三条法律强调对耶和华的绝对敬奉，强调人与上帝之间订立契约和沟通，从而把信仰及其守法合二为一，成为保障信仰的重要的精神支柱。同时还设立了宗教法庭即宗教裁判所以强制其宗教法统。犹太人为了传承“圣经”往往还从娃娃抓起。许多犹太人家庭在孩子稍稍懂事，家长就会在“圣经”上抹点蜂蜜让小孩子去舔，意在让他们从小就知道“圣经”是甜的。可以说，一个人从摇篮到坟墓都神圣化、规范化了。重要的是有一批又一批的虔诚的传教士维护和传播“圣经”。十五至十八世纪，遍布于西欧城市和农村的高层华丽的建筑几乎都是教堂，甚至流行于世的巴洛克式、哥特式等建筑风格都浸透着宗教精神。法国著名艺术家罗丹说，“整个我们法国就包涵在我们的大教堂中，如同整个的希腊包涵在帕特农神庙中一样”<sup>17</sup>。还要看到，祭祀也是各种宗教活动的基本行为方式。作为犹太人教也不例外，他们通过祭祀仪式和祭坛、约柜、烛灯等祭礼器物，具体而生动地反映了宗教信仰和宗教观念，借以将神与人结合在一起。

十九世纪中叶，自马克思的“工人阶级的圣经”问世以来，当时资产阶级及其少数学者先后对他采取了沉默计、剽窃计和矛盾计，企图扼杀《资本论》的出版和传播。与此相反，德国社会民主党作出了全党学习《资本论》的决议，党内思想家和活动家梅林，工人理论家狄慈根写出了书评推荐，考茨基在恩格斯的指导下创作了《马克思的经济学说》著作成为介绍《资本论》的第一个科普读本。到了二十世纪的上中叶，资产阶级政府及有些学者对《资本论》不甘心其广为传播又采取了过时计、无用计和禁书计，借以否定和攻击《资本论》。然而此时《资本论》已成为各国工人阶段的“圣经”及其政党的必读书和指导书。社会主义国家大量出版了《资本论》并把它作为领导科学和信仰科学。文献检索表明<sup>18</sup>，中国第一个著文提到马克思和《资本论》的是蔡尔康。他在1899年《万国公报》上发表的文章中曾讲到马克思著有《资本论》一书。1902年和1903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1903年马君武在《译书汇编》上都多次提到了马克思和他的《资本论》。但第一个较详细地介绍《资本论》内容的人是朱执信。他于1906年写了《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一文，其中约有300字具体评介了《资本论》的理论。1919年以后，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和《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两篇文章中，正确地谈到了《资本论》的基本思想。1920年10月在上海出版的《国民》月刊第二卷第三号上刊载了一篇《资本论》自叙，就是《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版的序言。最早的中译本，是1932年上海昆仑书店出版的陈启修的译本，其次是1932年北京出版的两种译本，一个是国际学社出版的王慎明、侯外庐的译本，另一个是东亚书局出版的潘冬舟的译本。此外还有1934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吴半农的译本。以上版本都是第一卷，有的只是第一卷的一部分。值得指出的是，1938年由上海读书出版社出版了郭大力、王亚南的全译本。1953年这个译本作了一些修改，由人民出版社出版，1963年底起又出了这个译本的修订第二版。从1972年起又出了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的全译本。现在，这两个译本同时在国内发行和传播。

我们党的三代领导人非常重视马克思《资本论》在中国的学习、应用和传播。毛泽东同志带了个好头。他在战火纷飞、出生入死的年代创作的《矛盾论》、《改造我们的学习》和《整顿党的作风》三篇文章中都提到了《资本论》，并从学风和方法的角度上说明了《资本

论》意义。《邓小平文选》在谈到宣传毛泽东思想强调不要丢掉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时，两次提到了《资本论》；他还反复强调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不能忘记“老祖宗”。江泽民同志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强调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著作的继承、发展和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他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明确指出：“我们应该结合新的实际，深化对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研究和认识”，<sup>[9]</sup>就是坚持《资本论》的理论基础，并充分肯定研究认识这一市场经济理论基础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同时，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引下，1983年于无锡成立了全国《资本论》研究会，1984年全国学习《资本论》第二卷，不久国内大量出版了《资本论》的解说、注释和科普著作；全国综合性大学、师范大学、财经院校和党校四大教育系统开设了《资本论》，其中河北经贸大学还出台了读书制度并硬性规定学生不读《资本论》等经典著作不能毕业，等等。

放眼世界，马克思和他的《资本论》日益深入人心，广为传播，已成为一种世界文化的亮点。美国国会图书馆协会会长唐斯编了一部导读书《影响世界的十六本书》中就有一本《资本论》；两位美国著名学者艾德勒和范多伦合作写了一部号称《西方思想宝库》中有马克思的《资本论》；萨缪尔逊和诺德豪斯的《经济学》绪论在评述经济学发展阶段时指出，自斯密后出现了马克思的巨著《资本论》，并惊呼“10亿多人，约占世界人口的1/3，生活在把《资本论》当作经济学真理的国度里”。不仅如此，世界一些著名大学以开设《资本论》来标榜他们学术开放和自由。1987年台湾时代出版社出版了4000套《资本论》，不到两个月便销售一空，成为当时社会上的一条爆炸性新闻。1999年英国BBC搞了一个网络投票评选千禧年世界伟人时，马克思在选举中胜出成为千年最伟大的思想家。在当今经济学世界，正像女高音争唱《卡门》序曲，男高音竞唱《我的太阳》以显示自己的实力和魅力一样，有多少经济学家、政治家和历史学家以提到或写到马克思和他的《资本论》来证明自己在学术王国中的资格和影响。当然，对《资本论》的传播与信仰也要二点论，不说全部，也不说大部，确实有人“东倒西歪”：前30年一边倒，倒向《资本论》；后20年则一边歪，歪向西方经济学。130余

年前《资本论》问世不久，梅林由感而发地讲了两句名言，他说对《资本论》惊讶的人多，读它的人少；对《资本论》惊叹的人多，理解的人少。如今回忆先贤的如此醒世之言不仍然感到倍加亲切吗！？

马克思是一位坚定的无神论者，但他却生活在宗教氛围浓重的资本主义社会，因此，他熟知“圣经”并在他的《资本论》中引经据典地借以说明经济学中的若干原理。有意思的是，他在《资本论》中多次提到了警钟和丧钟，并给当时三大阶级——工人阶级、中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面前摆上了三口大钟。他说“正像十八世纪美国独立战争给欧洲中产阶级敲起了警钟，十九世纪美国南北战争又给欧洲工人阶级敲起了警钟”<sup>[10]</sup>接着他根据对资本主义内在规律的深刻认识指出：“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敲响了。”<sup>[11]</sup>

我们坚信在党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引下，马克思主义及其“工人阶级的圣经”必将在全球化的大趋势中，影响着世界的历史进程和中国的历史命运，马克思主义的伟大红旗必将高高飘扬，永远飘扬！

#### 参考文献：

- [1] [美] 房龙. 圣经的故事 [M]. 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
- [2] [英] 罗尔. 时间的检验（卷二） [M]. 北京：作家出版社，2000.
- [3] 江泽民.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 [4] 马克思家书集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 [5] [英] 勃里格斯. 马克思在伦敦 [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3.
- [6] 骆振方，莫如喜来. 西方宗教典故 [M]. 商务印书馆，1988.
- [7] 肖默. 中国建筑 [M]. 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
- [8] 洪远朋. 新编《资本论》教程 [M]. 复旦大学出版社，1988.
- [9] 江泽民.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 [10] [11] 马克思. 资本论（第一卷），第11、831-832页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责任编辑：凡夫